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

詹事府二

春坊庶子

鄒緝

周述

周旋

張大瑞

童承叙

王祖嫡

諭德

林誌

黎恬

趙琬

劉戩

沈燾

倫文叙

屠應峻

張元竹

中允

李貫

趙文

林長懋

景賜

廖道南

孫紹祖

李學詩

秦鳴夏

陳謹

贊善

李希顏

王汝玉

陳濟

梁潛

陳完

徐善述

羅洪先

司直

汪敝

司經局洗馬

尹襄

楊傑

金陵黃應登

全枝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樞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

左春坊左庶子鄒公緝傳

黃佐

鄒緝字仲熙江西吉水人自幼力學博極羣書爲文不尚彫繪洪武中以明經舉筮仕星子縣學教諭革除年間用薦陞國子助教與博士王紳友善皆能敦行以率諸生成祖初卽位擢翰林侍講尋兼左春坊左中允國子闕祭酒屢奉命署監事永樂庚子北京行部鄉試偕侍講王英爲考試官讐校精覆多得名士秩滿陞左庶子仍兼侍講與修太祖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歲祭卯九月卒於京邸緝居官

勤慎小心北監初建緝畧事多所建明以文行受知  
於 成祖嘗患背疽 上特命中官督醫往療仍賜  
名藥每 朝廷有大事大疑緝務持正論與衆辨難  
不苟爲異同與朋友交必輔引於正或淪患難必極  
力濟之性澹泊自少不以貧窶累心祿食三十年儉  
素不改布衣時其嗜學如饑渴之於飲食見異書必  
露抄雪蒸航玩琴籍意裕如也及卒家無餘貲惟書  
數千卷自覽素庵所作詩清勁可法有素庵集藏於  
家子循爲翰林待詔宣德八年當受 勅命循乃上  
疏自陳臣父緝先在翰林事 文皇帝後兼官春坊

事 昭皇帝於東宮歷二十餘年而卒欽惟 皇帝  
陛下以孝治天下恩同天地凡推恩羣臣必寵及父  
母 賜之誥勅傾臣二親早沒不獲生受 誥命之  
榮今臣秩卑於例不應得封贈伏乞矜憫愚誠而特  
賜之 上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永樂八年 皇  
祖往征胡虜命朕居守北京時緝恒在左右所言皆  
止益良臣也其特與之勿爲例



左庶子周公述傳 弟孟簡附 王時槐

周述字崇述吉水人永樂甲申述與從弟孟簡並及第成祖皇帝特 賜親閱試策手書述卷曰瑰璋之  
文充實之學書孟簡卷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  
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並授翰林編修入文淵閣讀中  
秘書述預修永樂大典扈從北巡累進左春坊諭德  
兼侍讀從 皇太子居守南都 上諭述曰汝素重  
厚道途尤資匡弼 太子雖聰明純謹然知或未逮  
行或過中必須盡言庶稱朕意 仁廟居守中外無  
失政德澤浹於人心述力爲多宣德中陞左庶子兼

秩如故正統中謝病歸孟簡在中秘二十年始遷詹  
事府丞一日詔擇文學端慎之士侍臣以孟簡進  
特命孟簡爲襄王長史侍臣密奏宜留孟簡備顧問  
上曰輔朕弟尤勝於輔朕也述溫厚儒雅未嘗  
見疾言遽色尤篤交誼孟簡諫厚不伐生平無雁射  
於人兄弟並列侍從一時稱盛焉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周君旋墓表

蕭 鏞

周君諱旋字中規溫之永嘉人也正統丙辰擢進士  
第一入翰林爲修撰九載績最陞侍講景泰壬申

懷獻太子立進左春坊左庶子兼舊官授奉政大夫  
又明年是爲景泰甲戌正月二日夙興方盥櫛造

朝忽得疾卒君曾祖德銘祖思賢父大順皆弗仕  
大順以君貴贈翰林修撰母陶氏贈安人君六歲喪  
父未冠又喪母孑然自立入郡庠爲弟子員卽奮發  
期若於學章類成推讓之每科舉必以魁自期雖屢

弗偶而其志不少挫卒用有成入翰林適 詔選庶  
吉士俾續學 中秋月爲文章而考其成君既在選  
首遂日夜進學不厭其業益修其名益重同考壬戌  
會試得今春坊大學士劉君儼所作大稱賞擬實高  
等同事者沮之君不平爭之愈力已而 廷試劉君  
果魁選人服其識君疾在告久之還朝遭 今上卽  
位慨然歎曰安夏攘夷此其時也上疏萬餘言皆當  
時急務其於親賢遠佞勤政講學之類語尤剴切多  
見納用進講 經筵<sub>以</sub>修歷代君鑑皆受白金文綺  
之賜卒時年五十有八與人交傾肝膽不事畛域有

過從者興至卽歡留之奕碁聽詠忘其日之夕也爲  
文章恥陳腐務出己意爲奇語每日作輒呼酒引滿  
三數行索筆一揮千百言立就汗漫演迤理致泓然  
求者接踵於戶而君應之常有餘有集若干卷藏於  
家 國朝自洪武辛亥以來至正統丙辰六十六年  
之間凡二十設科狀元及第者蓋二十人率皆磊落  
瑰偉之士其間位公卿處宥密建功立業往往有之  
然鬱埋沈滯未及一命之遷而忽焉以沒者豈少哉  
君自少卽有志於天下及遭其時意謂可行也不幸  
困於疾旣疾之平乃不克少延以竟所願豈人之君

子天之小人之說果然歟抑修短豐瘠幸不幸固自有命哉然而敷歷侍近進大夫之列其文章事業又卓卓著當時名後世如此視之他人益可以無憾矣

左春坊左庶子張天瑞傳

張天瑞字天祥山東清平縣人成化十七年以進士  
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與修 憲宗實錄陞侍  
講充經筵講官改右中二兼侍 今上於春宮爲講  
讀官秩滿陞左春坊左庶子與修資治通鑑纂要弘  
治十七年八月卒特賜以諭祭天瑞天資絕人爲詩  
文數千言常信筆成篇不復檢窠對客與閒居無異  
其言妙轍古今他人貯思者但不及見者莫不驚服  
人或有欲難之者以四韻律詩期以限百篇使成天  
瑞亦揮毫立就限者復至供韻不及然頗自負才人

亦不爲計也其蘊經濟而不及施人甚惜之云



左春坊左庶子童公承叙傳

童承叙字士疇其先隨州人元季始祖避兵居沔陽遂爲沔陽人承叙方童時卽解聲律諳詞章十餘歲通經史百家言登正德辛巳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靖壬午授編修乙酉以父中憲憂倚廬哀毀遂致羸病服闋買舟至清源聞大獄起且念兄承德鰥處輒嘆曰此尚可逐逐狗祿仕哉率帆而返未幾承德歿矣人咸服承叙之爲智且孝壬辰北上充經筵官甲午充講官時上御文華殿承叙進講周書立政篇極陳王業艱難周公夾輔之忠詞意婉切上改

容聽焉乙未充台試同考官尋陞右春坊右中允丙  
申以重書歷朝 訓錄成陞司經句洗馬仍理司業  
事承叙爲司業嘗疏明監規五事飭學政六事上之  
皆鑿鑿可紀祭酒呂柟以推明正學爲已任乃計樂  
律興典禮崇先王之化承叙之志咸與協合柟喜曰  
天作之合吾教其有興乎己亥 上因正冊儲位乃  
進承叙爲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慎輔導之  
選也庚子奉命主順天鄉試撤棘之旦莫不以得士  
稱權貴子弟被黜者或構之承叙弗理久之恬如也  
壬寅以先墓歷歲弗省茸疏乞假歸未幾卒 上

賜諭祭

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祖

嫡行次

陸可欽

公諱祖嫡字胤昌別號師竹其先德州人也有諱汝錫者 高皇帝開國有功授大寧中衛百戶 復從

文皇帝靖難戰歿白溝河改授其子悅河南信陽衛正千戶悅生端從大司馬恕平荆襄寇有獲雋功進世爵指揮僉事端生瑀瑀生詔是爲竹里公竹里公文武有大畧負氣自喜不肯屈下文吏兩臺使者率才公有事驟委用而迄坐是取忌嫉用他註誤具獄奪世爵悒悒以卒娶袁氏明達有志操後以公及

子延世賞竹里公進昭勇將軍袁景進封淑人是爲  
公父母以嘉靖辛卯之五月生公於衛署左右彷彿  
聞異香咸嘆詫之公生而警絕不類凡兒三歲病疹  
愈往省竹里公於獄吏抱從竇入公大詈而啼聲聞  
州治守異之躬往撫摩俾破鑰以入且慰竹里公曰  
有子如此復何慮稍長口誦數千言父師課以詩句  
咸脫口破的嘗從竹里公游震雷山試令賦詩有綠  
管隨春棹鶯花入古山之句竹里公大喜與客續成  
之比長治經義蔚然有聲試輒屈其儕輩年十六補  
博士弟子前後督學使者臺使者每見公文咸歎爲

因器二十八舉於鄉明年竹里公卒公匍匐治喪哀  
毀逾禮已再試春官不第於是袁淑人悉哀集竹里  
公前後訟牘而泣曰嗟乎先將軍銜不白之冤畢世  
矣憶將軍在時嘗謂若吾祖父血肉糜草野以獲有  
世爵而絕於予乎我失之若能復之吾歿瞑矣今將  
畢歿垂十年矣日月不居且奈何公伏地大慟日微  
母言某何敢忘某所以遲遲至今意有待耳遂悉屏  
去鉛槧事且誓於神曰父冤白而復希進取者有如  
日遂走闕下上書言先臣指揮某寃事下大司馬  
覆訊卒得雪而武選郎顧謂以荆襄進秩非邊功欲

止復故千夫長公涕泣力爭累日不能得則杖淚抗  
言某鄉貢士也卽不第詎以州縣吏易一堯登耶所  
重祖宗世爵故以死守之耳言已復泣淚簌簌濕地  
又走白他曹郎他曹郎力從與遂得復竹里公如故  
爵延世甫四歲得以孫世襲云已復屆試期公以前  
誓了無治裝意袁淑人諭之不得則撫府大慟曰而  
不記而母完而父逋餉時四壁已罄則出嫁時禱市  
酒食哭拜族人求助乎而忍令不沾一命耶公伏地  
泣謝不敢乃再應春官試以隆慶辛未舉進士當  
廷對時自念此人臣對君之始詎可作諾媚語爲自

謀計因盛稱人主節儉之美且言房縮入相則汾陽  
減聲樂京兆去駟從以諷執政執政不悻下其等幾  
殿三甲時諸少宰大綬與讀卷親語公其故俄改翰  
林院庶吉士呂文簡爲諸吉士師督課甚峻顧獨雅  
重公時時謂諸吉士汝南生忠孝人事事可法不待  
文稅絕人而已居久之諸吉士或以細故毀詈吏部  
椽椽走訴之部時楊襄毅以舊德爲太宰意諸吉士  
心侮之聞之怒甚走白故相江陵公江陵公亦大怒  
手札下館師欲分別議調黜館師馬文端立諸吉士  
於廷訊事所由起諸吉士競自別白不知狀公獨前



奮言以吉士而殿晉部椽吏安所坐罪今直以三十  
三人名上聽處分耳不則獨坐某勿以累諸生何乃  
紛紛自白徒爲詞林垢辱爲馬公意頓解徐拱手謂  
子言良是吾所不及事上江陵公意亦解竟無所誰  
何癸酉解館授翰林院檢討以 上卽位覃恩進竹  
里公廣威將軍袁淑人封恭人而公是時已浩然有  
歸志矣明年奉 詔冊封韓藩以袁淑人歸使竣事  
又明年以袁淑人趨復 命遂復奉以北是年興修  
會典丁丑分典南官試甫竣事而袁淑人歸亡何  
公亦歸家居且三年以纂修之役復奉袁淑人以北

明年詔管理文官誥勅是歲延世始棄世職以部  
試異等牒送遼東而公與袁淑人喜可知也明年壬  
午皇上第一子生奉詔誥慶淮益三府而淑  
人卒奉祔於竹里公兆尋建堂廬居其側服闋遂具  
疏乞休於時政府四先生咸力尼毋上且各以書趣  
就職而荆石王先生開諭尤懇雖可教亦數移書勸  
駕不得則謂公之初誓爲雪先將軍冤耳先帝已  
白將軍冤主上又以延世遼左功晉世爵指揮使  
國恩謂何而迄無一事以報耶抑風木之悲自人  
子言耳試以先將軍悒鬱以卒之心及袁淑人板輿

六往返之心思之似姑倪勉一出於義爲允且復以  
革除舊疏爲勸革除疏者言 建文君及 景皇帝

實錄事公初入史館時私念 國朝史事之闕無大

於此因具疏請及時釐正而江陵公力尼之公快意  
而止然終未嘗一日去心也於是公悟復趣駕以北  
俄遷國子司業遂以前疏上得 旨許重錄 景皇

帝事而 建文君事姑止毋議蓋終以事闕 成祖

云明年遷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纂修玉牒九月

扈 駕閱壽宮賜四品大紅羅衣一襲特延世亦遷

神機十營佐擊同受賜觀者榮之明年復分典南宮

試九月典武試甫竣事而淑人卒公悲惋頗甚因復具疏乞自是移疾不復出矣先是有明因寺僧某者亦信陽人所居頗幽勝公暇往過之力以寺碑爲請公訊寺所由則慈寧宮香火別院也因盛稱京

師佛寺鉅麗鈴鐸相聞古所未有皆民脂膏之所自出微以示諷然亦漫以塞僧意不知其聞內也忽日中貴人以內賜至驚視則寶鏤文綺佛像珍藥充斥庭中且言聖母見文甚喜謂塗膏蒙血語人無敢及且文內洞悉西來大意故有是賜公愕不敢辭越數日賜復如之益以諸珍饌公益駭愕亟謂可敬茲

事不當聞上耶然懼非 聖母意且柰何可教言茲  
事外庭所創見盍言之政府公亟走白政府政府四  
先生亦相顧嘆咤稱儒林盛事云至是先命延世奉  
高淑人喪歸內復賜銀幣併諸御藥而以珍饌賜公  
者再會荆石王先生訪公榻前再白前事因且言不  
可復畱意先生言吾儕實重去公顧以此求去意良  
是然雅尚如公亦何嫌必不得已有移疾耳月餘遷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又旬日始得請歸歸  
歲餘而趙先生入內閣方與諸公謀強起公而公歿  
矣壽僅六十

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誌

墓表

楊士奇

君姓林氏世爲侯官人父興母游氏生君諱誌四五歲其母口授書一過輒能記誦不忘十歲日記千數百言十四五下筆爲文章不倍義理從學王孟揚孟揚奇之爲盡底裏時數數出論辨見鋒鏘以折其老長孟揚曰此非所以求益也爲字之曰尚默卽痛自克治羣居一語一笑不敢妄終其身不變而沈潛於學涵浸淳畜久而益富永樂辛卯福建鄉試壬辰禮部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一甲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

已 車駕幸北京甲午召赴行在預編性理及四書  
五經大全書成受賜賚丙申扈從南還預編歷代名  
臣奏議辛丑召赴北京陞修撰甲辰陞侍讀考順天  
府鄉試未幾簡東宮官擢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讀  
洪熙元年 賜誥贈其父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  
兼翰林侍讀封其母妻宜人宣德元年赴應天府鄉  
試預修 兩朝實錄未成尚默得熱疾更數醫弗效  
數月卒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熙齋黎公括墓碑

楊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謁告歸清江得疾卒於家嗚呼黎君之擢第也爲良進士入風憲爲良御史於長民爲良郡守於近侍爲良輔臣柰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曾大考允誠大考惟琇考宗瑞妣邵氏以君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諱恬字潛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永樂壬辰擢馬驛榜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朝廷以災異



求言羣御史同上察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  
無憂國恤民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上曰御史言是  
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上皆陞知州  
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陞南靈州尤僻遠君怡然曰聖  
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子民皆父  
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反其衆日盛總帥王通  
孱弱不能制爲吏所脇遂矯制三司郡縣官吏悉解  
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謀者皆坐法  
朝廷以事不出於衆悉置不問宣德七年士奇率同  
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爲右春坊右諭

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林與纂述考  
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修宣廟實錄簡充經筵官奉  
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心公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  
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治  
其親戚鄉里懽甚將行得疾醫藥久弗効以正統三  
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君爲孝友之行  
而磊落有大志耻屑屑流俗事學博而正論議沛然  
爲文章波瀾藻麗而根於理存心公平於論人之邪  
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務未嘗苟且非其人  
弗與處容色潔白如玉儀度恭肅八不可犯而雅度

灑落良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俱和酬酢半極懽而  
罷其藏修之齋名熙熙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

諭德梅庵先生趙公琬行狀

商 裕

公姓趙氏諱琬字叔琰系出宋宗室魏王德昭之後  
父敏善以公貴初贈承德郎國子司業再贈奉直大  
夫左諭德母陳氏繼母戴氏俱贈安人進宜人公生  
而穎異自幼凝重不好嬉戲讀書數過能背誦八歲  
出就外傳九歲通孝經論語大義十歲值母陳氏喪  
哀毀如成人十四補郡庠生永樂辛卯歲以詩經中  
京闈鄉試第二人時考官評其卷有云經學則融傳  
註而成文策問則據事實而敷答簡而且明詳而不  
冗非有學者不能也明年會試春官中乙榜授浙之

奉化教諭甫半載代還調園之德化公善於訓迪士  
子翕然向方閱七寒暑以父憂去服闋除保定之慶  
都未幾聞繼母戴氏喪去復除山東之金鄉皆教諭  
宣德甲寅歲用衍聖公薦赴京辭三氏子孫教授職  
弗就遷翰林院待詔明年陞北京國子監司業階承  
直郎已而 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正統甲子春三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易之文言翼日 賜織金  
紵絲羅衣各一襲賜宴於 奉天門明年陞左春坊  
左諭德階奉訓大夫已又 命公兼 經筵官 賜  
織金紵絲衣一襲白金三十兩鈔三千貫景泰辛未

二月 車駕視學 命公坐講書之泰誓 賜繡

金紵絲羅衣各一襲及紗帽犀帶復 賜宴於 奉

天門公深自感激歷陳七事皆學政當務 上命禮

部議多見施行是歲冬得疾醫莫能效遂卒享年六

十有五公丰姿秀偉言詞動止雍容閑雅所著詩文

渾厚典則類其爲人其教學者每以古人嘉言善行

諄諄開導故所至人化其德久而益親在太學十有

七年規矩整飭修德講學教人有序始至嘗議修胡

安定湖學之教職居佐貳勢莫得行公處已甚節儉

而急於周人之急太學諸生中有親在遠弗及養者

必致書其郡縣俾存問之貧弗能娶者助其貲爲擇  
配婚之喪弗能舉者厚賻之設藥房選諸生知醫者  
五六人領其事以已貲置藥物其中以濟人之急又  
買地都城之北環植萬柳名萬柳庄設義塚以葬凡  
畏之不能歸者其於師生恩義可謂兼盡矣然好善  
惡惡之心太明諸生有善行者曲加禮遇至忘其勢  
分敬之如賓或少有過差則色色待之過而弗改者  
遠絕之至弗與言其多取怨於人以此在慶都金鄉  
時嘗考山東山西鄉試及禮部會試在太學兩奉  
命代祀鄒魯及會稽諸祠所至竭其誠敬於民秋毫

無擾魯王重公爲人親書禋祀二大字并爲文選之  
而會稽諸鄉老亦爭爲詩歌稱頌其美公每與人言  
必及聖賢事業忠孝大節勢利事絕口不論發夜汲  
汲惟以教育賢才爲已任聞有司官失職則曰此我  
輩典教者之罪也其忠厚謹飭終始無間焉



右春坊右諭德劉公戩傳

王時槐

厚交  
明辨  
分入  
題自  
失誤  
時

劉戩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授翰林編  
修進侍講弘治改元命戩使交趾時交趾吞占城  
侵緬甸頗崛鶩愈難其行戩被命卽從兩僮乘肩  
輿道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驚曰昔之使者皆航海來  
屬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天人耶何其簡速也郊迎  
館候視昔倍恭陪臣拜跪據大明集禮受之不與  
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交王大恐曰  
一國生靈命懸天使餽金珠犀象戩一不顧既行復  
遣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戩書其初入關詩曰歸裝

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以示之交人登敬棟  
初戩至交交地若炎暑其館伴進一象骨扇及出關  
以其扇返之交王遣使入謝未有廷臣清白之語進  
右春坊右諭德踰年卒戩配胡氏早有數請置貳室  
不聽臨終索紙書曰劉伶之鍾既荷莊叟之骸如遺  
無一語及家事所著有晉軒集

諭德東溪沈先生壽墓

顧清

先生諱燾字良德姓沈氏別號東溪蘇之長洲人也  
先世以醫事宋家汴京有諱某者當建炎初扈駕南  
渡始家於長洲思陵親御翰墨書良惠二字賜之時  
稱爲良惠沈氏六世祖元醫學提領諱瑛生彥才爲  
平江路醫學錄彥才生德輝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  
輝生日章日章生以潛國朝太醫院御醫是爲君祖  
以潛生宙字孟循封奉直大夫歸德州知州是爲君  
父妣楊氏封宜人先生其仲子也少穎異與兄方伯  
公杰自相師友並有聲庠序間成化丙午以易經薦

南畿弘治癸丑擢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試文  
優等閣老義興徐公洛陽劉公長沙李公咸器之除  
國史編修教內書館嚴而善誨諸生皆敬愛之癸亥  
校正本草以先生家學命爲總裁始就局聞儉人欲  
假以倖進卽上疏力辭人稱其有執乙丑修 孝廟  
實錄充纂修官己未封安南王 命爲正使據經執  
禮儿餽遺悉不受交人尤憚服焉使還滿三考陞侍  
講充 經筵講官己巳 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  
右春坊右諭德丁內艱起復忽邁疾乞歸疏再上乃  
得請仍諭以卽來乙亥四月九日竟不起年六十四

右春坊右諭德倫公文叙傳

黃佐

倫文叙字伯疇南海人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五歲時與羣兒戲有術者獨指之曰此兒大魁相也弘治己酉以儒士就試巡按御史周南得其卷於遺材中嗟異之入試果中高等肄業太學己未會試殿試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學行才器爲世所推重乙丑武宗登極頒朔安南充正使會丁外艱歸不果行庚午起復充經筵講官尋推陞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壬申九月進講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多知諷語癸酉春進修玉牒考覈惟詳是秋被命主

考應天府比選得病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七文叙天性純厚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爲君子篤於孝友甘旨必盡而室無私財雅有弘量未嘗與物競尤能仗大義弼族黨恤孤寡既以文章連擢大魁人皆期爲台輔及卒天下惜之所爲文宗韓楊悠長宛轉類其爲人居嘗以書史自娛手不釋卷尤善教子長以諒字彥周鄉試第一辛巳進士入翰林累官南京通政參議次以訓字彥式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贈文叙如已官穎悟過人詩文立筆而就漣監待士以寬養病卒於家次以詵登進士高等

南京兵部郎中父子三元海内衣冠盛事未能式之  
先也

屠論德應竣傳

戚元佐

屠公應竣者康僖公第六子也字文升平湖人少疎  
朗曠達不繩細行一出語輒警其先生長老初以父  
蔭入太學既而見其兄應塤應坤皆列方面金紫耻  
獨以闕恩貴乃力學自苦嘉靖乙酉舉應天鄉試第  
二人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公自負倜傥意不  
下一世人而屬中秘清燕羅百氏言盡讀之其學益  
日闔大窮變爲文善比事屬辭陳詛類情縱橫子史  
經傳而宗本子長詩法汎濶百家意有獨至而陰操  
其勝於衆人沿習之外故自名公大家無不傾已下



之同時有吳中袁永之四明陳約之錫山華子潛晉  
江王道思皆一時勝流公與之友日相引上下其議  
論又館中諸吉士盡負才名與公鴈行而列公寔銜  
官命之方其居常賦咏人擅其長皆矜用以為美及  
公脫彙出羣萃而讀之則人人自失矣當是時張文  
忠公初得君好變易典制諸吉士皆少年負氣不能  
屈徃徃抗視閣臣文忠怒盡黜諸吉士公授刑部主  
事戊子鄉試新議京朝官出典文衡公得江西未行  
有當軸者以其子屬之令入選公不聽及試錄至當  
軸子竟不第意欲危中之而其人似他事罷去已調

禮部主事歷儀制郎中諸 郊廟典禮多所裁定癸  
巳改翰林修撰同校列聖訓錄成賜宴 謹身殿仍  
賜金幣進侍讀巳亥轉右春坊右諭德時 春官初  
建大簡宮僚廷臣無不覬倖以進卒亦有倖進者故  
給事中御史以爲言公進已久無可言而忌才者輒  
橫及之章一再上罷免者十七人而公獨以稱其位  
謂於是人情籍籍以公輔望之矣公雖獨留憤當世  
之不見知也力求解職歸疏四三上得請歸卽疾作  
數年不能起先是 天子大狩承天儒臣走扈從有  
司供帳具餼酒甚備然從官夥不能辦先至者縱其

蒙有力奪之及踵至清顯竟闕然不給公常與所知  
投民舍以止或枵腹馳數十里倦臥沙際或冒風雨  
馳驅甲馬中夜聞聲縱縱車轂擊逐徒但驚失僕夫  
互相呼移時乃合勞頓如是者踰月之半因得奇疾  
交趾弗靖不臣貢者且二十年所 詔廷臣議才望  
者使往諭廷臣議以公應 詔公奮然曰人臣無橫  
草之功侍講幄得奉使命當宣 天子威聲萬里外  
吾之願也而議乃寢不行然公志寔壯矣公前時好  
爲奇節豪宕風發飲酒百鍾不醉又愛近女後庭多  
稚齒媵媾執文之暇則御之後居官十五六年大致

皆然或云愆令損真公疾則宜也簡令不病則不自  
廢退卽病能勉畱坊局則六七年間亦可遂躋台鼎  
卒以病廢病亦遂卒可勝惜哉所著有蘭暉堂集行  
於世余嘗論 國朝二百年來吾嘉肄詩文者無慮  
數十百家然卒承宋元遺習間有悟而自拔者學不  
充其量才不絢其采以稱大方則難而遇公詞壇之  
上不免盡俯於下風矣但公志未艾長筭屈於短日  
可勝恨哉子仲律廬州知府叔芳山東副使孫謙山  
東副使蒙甲子省試貢士大壯戊子順天鄉試貢士

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陽和

張公元怵墓誌銘

王錫爵

太子左諭德張君諱元怵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君君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君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獄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君達爲誅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

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  
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  
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  
有真曲士抱蟲蛆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  
風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  
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辛  
從吏訊君身掖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  
白狀當事者比有 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  
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  
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君自

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原稟期有以自樹日察  
筆守宮下苑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史  
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為解若獨  
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稽記之戶外屢常滿每抵  
學論天下事不為首鼠兩端今 上元年君當疏直  
御史某且請進講列女傳於 兩宮以修二南之化  
不報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 旨教習內書堂君  
曰若曹星近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為善勃躬管蘇非  
人乎乃取中案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

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

皇子生奉書告楚藩

因土匡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棧閣  
漫筆中已過家省太安人太安人趣君行復命君行  
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勁馳歸歸五日而太安人病不  
起矣人以爲孝感云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  
旣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喻受  
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 宸聽非大也  
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乎焉初 上御曆帶  
恩君卽疏白太僕公寃狀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  
詔予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



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

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歿爲後蓋君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酬志以歿願以身代父報

國而卒且徼 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陛下者再又曰朝

廷亦多有人乃暇君平生雅志聖賢之學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爲基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邪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

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  
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媮媚事人然坦馬矚中  
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君之進也出江陵門  
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鷲鳴而君不隨不激  
有以自守嘗語余曰某門人也早囊自簡之事當以  
待他人乃若喪請畱病請禱某卽歿弗爲之矣里居  
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侃無少避如  
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於學越人至今  
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  
所嘗弗進比卒樂樂柴椿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

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君君拊之恩義隆備兩弟怙君忘父之亡也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君行詎力追古人雖他多類是其文章春容爾推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君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越人爲余言始君族中益夢文昌降而君生其後龍山鳴而君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吏夢文昌

墮而君歿始終殆開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君而又歿君竟使功業不顯何也然君既歿而學士大夫之推轂君滋甚僉謂明興大廷首與諸碩哲位不過五品而名垂天下唯一峯梓溪念庵三先生得君而四之豈非以其立言立德自有不朽者在邪夫三先生皆軼軻不選世故其名彰而君優游金馬門名輒與三先生埒詩不云乎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君子亦務闇修質行而已奚必奇節哉

中允李貫傳

李貫江西廬陵人華朝庚辰進士第三人爲翰林院  
修撰北師入都貫歸附復官 文皇一日持建文時  
羣臣封事千餘通命翰林院侍講解縉等徧閱之凡  
關係軍馬錢糧者畱覈語涉干犯者悉焚之旣而從  
容問縉等曰爾等亦宜有衆稽首未對貫獨曰臣實  
無之 上曰爾以獨無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  
國家危急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平朕非惡盡心  
於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濼亂政之臣耳爾等前  
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爲遮

後世有後世中允以烟家累坐罪下獄歿

中允趙先生文傳

先生諱文字煥然世爲山東齊河舊族父處士欽母  
王氏生二子先生其仲也性極聰慧九歲充邑庠生  
年十三食廩二十二以貢入太學季考率占上列洪  
武癸亥 詔選堪爲人師者吏部得先生若干人

太祖皇帝面諭諸生若不耻下問三年來朝皆爲老  
儒矣遂注四川重慶府巴縣學教諭授 符一勅一  
奉二親遵陸由漢中以往抵任正身示教而於課試  
訓飭之條亦備且嚴諸生化服三載考績復任仍奉  
二親泝荆江而上間關萬里孝養愈篤歷九年所教

士取科第甚衆乙亥陞徽州府學教授會處士君卒  
亥毀踰禮不用浮屠法貸地安厝於歙東闕服闋赴  
京上書自陳母老乞一資於鄰郡以便養遂授江西  
饒州府鄱陽縣學教諭食教諭祿永樂元年以例赴  
京復除徽州府學教授母卒日夕悲泣以親喪在浚  
士乃竭力定卜於星洲馬尾山祈雨瑞奉二親葬焉  
服闋還齊河祭掃祖墓至京師歷事刑科叅駁一年  
授湖廣岳州府學教授先生凡歷三學恪守教法矧  
楚之士多所造就其在新安若都憲程公富輩皆弟  
子也辛卯 詔吏部選老學之士能講說者尚書



公義以先生名上 太宗皇帝召至御前面諭授左  
春坊左中允賜宴俾輔仁宗皇帝於東宮先生被知  
遇夙夜惓惓惟懼弗稱進講經史敷釋明盡應 制  
有作悉寓箴規 睿旨嘉獎大慶已正月二十日卒於  
南京年五十有四

前春坊中允林公長懋傳

林長懋字景時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十八年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 仁廟崩從臣扈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鬱林州因上言宮僚遷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爲部屬一爲監生路遙毋孤願降繁難京職忤旨下錦衣獄一繫十年溫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官以恩信撫下自奉清儉年

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爲人剛嚴稍狹非其人不交  
往族人戶部郎中定以吏胥進絕不與通性耽書手  
不釋卷爲文質而有味

景中允賜傳

澹園集

景賜字伯時少產楊之真州尋徙居金陵為人器量  
弘雅凝然負公輔之望數歲時隨父官廣州劉大夏  
見其文異之曰此國器也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二人  
授翰林院編修時逆瑾亂政挾勢凌轢朝士見者靡  
不重足屏氣其不為阿者賜及何瑋崔銑呂柟也在  
館職以不獲禔補時政居恒深念作自罰一篇其詞  
曰凡受職於天子若臺閭省署藩臬郡邑以及百  
執事咸有常職晨興而夜畢終日業業以從事也尚  
慮其有遺若謬焉者不若是曰不職而有罰罰且弗

自身作

測又不容以緩也而蒞是職者必自責自將於勤慎所以補過也雖至寒劣亦不敢不然女雖職天子近侍在古六太之列然史局不責以史事經帷不責以進講既不得成啟沃開導之益與磨研編削之功而退復不束修自勵而恬享大官之賜美服而安坐於心能自寧乎古稱竊位蓋近是已夫語弗慎為誇為毀譽為誕為凡近為詎為易為誣為謔行已弗慎為矜為貪墨為放縱為邪淫為率易為苟且為側媚為薄居家弗慎為兄弟妻媵妾女凌童僕輿阜里閭婚姻女欺而又弗勤於誦覽書史精研義理以博所

見聞則人將鄙之而於自居亦甚卑矣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所耻能無作乎凡此皆女之職也女欲自立於兩間而不負天子顯用之意能弗勤乎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言不可不豫也况女又將有臨事之責也女能弗豫已乎百司執事皆有善罰女縱不及於是如百司執事寧不愧於人非鬼責乎且又安能終保其不女及也其刻意自勵如此久之爲講官當進講必遞宿齋沐覲有所感悟九年遷國子司業以資當進侍讀梁儲曰成均爲多士範非君不可賜曰朝廷官人敢自擇耶於是

六館諸生人人以爲待師二年請養而南改左中允  
管南京國子司業事時南方士競便利賜於請託壹  
切謝不行士習稍正與諸生講解寒暑不輟典籍餽  
廩私益以斛後知之歸其益曰吾雖貧何相賊也辛  
巳以母憂去位甲申服除北上行至真州病卒易簣  
之地卽其懸弧處也人咸異之賜爲人篤於孝義母  
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瞳炯然舊  
疾如失人稱其孝感云姊早寡奉與母居爲嫁娶其  
子女使得所友人張貢見賜女欲與婚未聘也貢尋  
卒賜哭曰曩業心許之忍負吾亡友乎卒召其子妻

之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若不能堪賜自若工行書尤善小篆與國初周伯琦埒至今人藏去以爲榮爲文以意勝耻事鈞棘詩蕭散有致嘗曰詞貴其達若以摹擬爲工按古人之跡尺尺寸寸務求肖似何以達吾意哉識者矧其言所嘗有前谿集卷行於世論曰賈生爲傳不得職至哭泣以歿古人之不苟於其官如此史秩近世視爲冷局類以玩愒自放而賜爲詞以自勉責何其厚也乃若處高爵膺仕略不以國安危爲念而唯身家是營聞賜之言可以愧歎矣



廖中允道南傳

胡直

廖道南字鳴吾蒲圻人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改元  
賜進士出身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四年纂修明倫大典成陞中允六年陳洪範以懋聖  
學因命進講洪範及大學衍義充日講官七年星變  
日食應詔陳言進靈雪賦九年奏遵諭以陳舊制申  
明祀典又陳末議以禋典禮得毀夷鬼淫像罷姚廣  
孝配享 太廟移祀大興隆寺又奏稽古樂以禋盛  
典進大祀園丘賦十年彗星見陳議修省及議崇典  
禮等事有詩賦進申明 宗廟大典有頌進又申明

九五  
卷五  
類

神祭及稽吉禮以崇帝禱賜甘露進寶露頌祀方澤  
進方澤頌又進 帝苑農蚕賦十一年進 聖駕臨  
雍頌進景德崇聖頌十二年坐不代講謫徽州府通  
判十三年取回復職賜大報歌進和奉御札和聖製  
鍾粹官步虛詞進九五齊恭默室頌十四年丁憂該  
禮部爲進呈訓錄事吏部查奉欽依庠道南制滿陞  
一級用十五年紀祀典有頌十八年 世宗駕幸承  
天恭紀盛烈有頌又奏恭紀瑞應以彰天貺有諸頌  
進言官拾遺着間任十九年奏昭聖謨以崇國本二  
十年奏恭述聖謨以懋昭聖政進獻頌歌歲其前後

秦章俱蒙欽依褒譽所進和詩詞歌頌箴賦悉蒙  
覽付史館二十六年卒於家

右春坊右中允孫君紹祖墓誌銘

君諱紹祖字遠宗別號我山其先直隸廣德人高祖  
諱福二者從戎振武衛始家於代曾祖諱才隱德弗  
仕祖諱勝贈光祿少卿考諱璋以易鳴代領弘治壬  
子鄉薦贈檢討生子五人長紹先任翰林院檢討早  
世次卽君幼警敏過人方七歲時聞講周易輒能會  
大義少檢討君二歲檢討君亦畏其逼嘗與兄屬對  
語意卓犖若或駕之聞者以爲雙鳳長補郡庠弟子  
員卽受知督學王凝齋石東溥諸公咸以儒器稱之  
正德丁卯舉於鄉會試弗偶游太學太學生樂與之

遊以資麗澤比卒業將歸謀於檢討君曰先君齋志  
蚤逝授封館職叔宰扶風者以節顯吾兄弟 既忝  
衣冠後各率其身矣兩叔猶布衣能無歎乎檢討君  
然之遂稱貸爲補散官且製衣冠亟至代召親黨祝  
壽獻之咸榮其家而多君之舉城東故有小園構精  
舍講習代之文士多就之益大有得辛未舉進士改  
庶吉士初扶風君委城畧陽遇賊力戰而歿畧陽尹  
屬某者畏罪匿不以聞君贊檢討君力爲疏理 朝  
廷嘉其節贈光祿少卿 諭祭一壇于紹鄉蔭補胃  
監今爲裕州同知癸酉授編修蔚有文名爲儕輩推

重會檢討君訃至自代卽疏請歸葬蒙允時一子方  
疹殤二日劉孺人以哭子病幾死君馳往不暇顧路  
經廣昌諸邊邑警報方急竟冒險兼程抵家痛迫若  
不欲生其友愛類如此旣襄事奉母太孺人張入京  
攜兄所遺孤視如己出母素性嚴君與劉孺人曲爲  
奉承問所欲而進務得其歡心戊寅秋太孺人誕日  
堂下忽生瑞草一本秀異天成鄉人僉謂孝感繪爲  
圖賦詩詠之庚辰丁太孺人憂服闋 召修 武宗  
實錄筆削多中肯綮爲總裁諸公所嘉乙酉實錄成  
賜銀幣衣服腆甚晉右春坊右中允 經筵進講必

積誠累日色溫氣和開陳懇切 上特嘉納君白而  
長身儀觀甚偉性明敏見事卽了無滯礙尤善談吐  
論世符情論經符理聽者唯唯忘倦仗義好施友人  
嘗貸金若干聞其歿往弔取券焚之既入翰林嗜學  
益篤博極羣書詩文超軼自成一家工書法爲時所  
尚祿度夷曠不嬰世故與人無忤一見猶平生病在  
告間遺相望卒之日遠近驚駭或失聲曰孫宮允一  
至此乎壽四十有二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學詩墓表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父推官公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寔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



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肉疎眉目進止雍  
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  
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  
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  
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  
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以爲遠器數  
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  
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未嘗言詩其自晦多  
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  
宜人憂旣葬廬於墓側產芝二本高尺許然君不自

以爲瑯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  
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  
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  
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  
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  
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  
修鄞陳君束出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  
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  
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  
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

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  
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  
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  
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  
恩暇則相與接盃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  
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此之時彬彬雅雅  
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幾及其半出  
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  
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於草野者不少  
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

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塚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右春坊右中允秦君鳴夏墓志銘

羅洪先

君名鳴夏字子亨號白崖浙之臨海人也僉事公娶包宜人嘗夢仙妃懷數棋子遺之於是連舉三子而君居其次其長刑部員外郎鳴春其季則翰林修撰鳴雷也僉事公按察福建時君年纔十歲已能日記數千言且善屬文文多敏思僉事公故不樂仕一日稱君解官去行次崇安發病卒君以童穉扶視執禮如成人伯父叅政公奇之曰吾弟不歿矣授以家學不煩而成嘉靖辛卯舉鄉試明年第進士改翰林庶

吉士是年選擇皆出 上意教習去雷視諸科爲特  
君賢既高爽而文故俊逸不喜道故常語至是感  
激殊遇蓋自刻礪務爲博雅名家二年以才授翰林  
編修乙未會試爲同考試官丙申奉 命冊立魯王

戊戌廷試進士爲受卷官扈從謁山陵應制撰 大

上神冊表己亥春 哀冲皇太子立簡用輔導諸臣

上意屬素所選擇者於是拜君右春坊右中允兼  
翰林修撰庚子補經筵官同修大明會典諸書是時  
同拜者三十餘人獨壬辰科稱最盛而君在衆中魁  
偉長髯隆準而白哲尤爲人所注目辛丑再奉 命

冊立周王明年以校正五經四書性理諸書例賜白金文綺祭卯主順天鄉試同官不檢言者力擊以去獨君諸所取士一一稱當絕無可嫌明年會試故宰相子兩人同舉進士其試文若宿構或疑有他久之影辭漸騰爲給事中所論下諸試官詔獄根株取驗而兩人鄉試故在君所取士於是御史劾語連君併置獄問當是時右公者執兩人試文爲據然進士中同逮者業已坐他官賊私狀不敢單辭激禍其獄遂成而上怒亦解罰兩人止除名君雖罷秩猶得以衣冠還鄉里蓋從罪疑輕典非盡法也君氣素豪重以

縱橫自飾不忍墮行輩後每念順天在釐殺下門客  
遊士多途穴奸不易防抵始受命主試動小察通  
密若禦寇而竟以註誤見廢心跡不白固已不能無  
少邑邑則益肆力詩文表見素志會倭夷內寇鄉邑  
糜潰日夕眈眈不休未幾盡得其利害情實與夫戰  
守攻取之勢乃更慨然憤憤時時出議中其機牙於  
是撫按亦皆交薦其才以爲可備緩急而尚書趙公  
視師北歸復以名聞新命下君方慶幸得少有籍  
以售其所爲踴躍就道至彭城疽發背卒丁巳七月  
六日也距其生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年僅五十君雖



魁梧與人欵欵胸次盡披不爲深刻拜春坊時御史  
論薛文清應祀典有詔館閣諸臣上議或謂瑄無著  
述而欲祀孔廟猶無汗馬之勞而欲配帝享於義不  
稱君獨謂不然上疏有曰興王之業固有不盡恃夫  
汗馬者而况吾道之於著述耶目秦火烈異端熾諸  
儒之傳經守正其功有足多者時也迨夫理學旣明  
家喻戶曉枝葉滋蔓戕伐本根瑄獨反躬實踐厭斥  
八流邈尋正脉使學者曉然知所趨向此其功不在  
有述下矣臣以爲昭代必欲崇異從祀以風示學者  
非瑄不可其策倭寇則曰不守海而守城猶納寇於

門而拒之堂也不冒水戰而角於陸是示人走而背  
其成敵也其諸將練兵設守節財具有餘議未及  
盡試聞者悲之

明故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謹墓

誌銘

徐階

嗚呼此予癸丑所舉士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陳君之墓也 國家以文章取士往往因言以得人而邇年士所爲文率恠誕浮靡豐肉而少骨君獨溫厚平實間指言時事不激不阿予徧語同考曰茲其所謂有德者之言歟及撤棘君來見拜起跪揖不柯柯爲恭敬而規矩繩尺無一不合踰月對 大廷天子親擢以爲第一君又來見坦坦翼翼如前時予心語曰茲有德者之容歎畱與之語其於天理人欲

君子小人之際辯之甚晰持之甚堅而退然若無能者已又察其所爲自朝謁後日閉門讀書不輕與人接尤不輕有所取予予益重之曰君真可謂有德矣天子以是人儲之翰林他日講筵綸閣當必大有所補益非獨文爲國華已也後三年天子降節冊遣使封諸藩君入拜命後期柄臣素惡君慢已遂出爲惠州推官予意君必愠君顧深自咎無幾微不平見於顏面亦無憔悴可憐之色又以予嘗推延平數過予問所以理刑之要至聞小民爲吏侮法所苦輒感然若身受之子於是又歎曰君之德滋益厚矣夫

德厚者其所享必裕雖出當復還抑天將使習民事以全其才而大授之耶明年予力薦於銓部改南京太僕寺丞改尚寶司丞又三年轉南京國子司業甲子考績入都子時濫秉政因請畱爲中允管 誥勅子以爲昔所望於君者行且副矣踰年丁其父修撰君憂明年得疾卒告者屢至子終不肯信最後洗馬林君恒貞涕泣爲子言之子始哭曰嗟乎 朝廷失一士矣凡子所望者旣不可副而天亦於是乎不可知矣方爲文祭君而君之弟誥與其子以編修張君子維狀乞于銘墓中之石予不忍聞恒貞復謂子曰

德言待此以瞑目予乃爲之銘冀以慰君而塞予志  
焉然予每中夜屈指天下士可爲朝廷用者必及君  
蓋予望之素深每忘其死如此嗚呼予之悲其殆非  
銘所能塞也夫君諱謹字德言別號環江世爲福州  
之閩縣人曾祖志祖琛壽官父伯亮以君貴封翰林  
修撰母卓氏元配石氏繼鄧氏贈封皆安人子一庶  
虞君生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十二日卒丙寅三月十  
日年僅四十二君在翰林同考會試者再得士甚多  
其他善行亦多可紀予獨識其悲君者故不及備書  
然有子維狀事核而語文亦足以傳矣銘曰 力而

升之兮孰抑而卑之曲而進之兮孰拒而睨之望而  
不果副兮姑銘之以塞吾悲嗚呼悲可塞兮不可塞  
兮重爲君臨文以嗟咨其將奈何兮天實爲之

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希顏墓碑銘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公性行峻  
茂貫爾羣籍太祖高皇帝用薦手書徵之南畿擇  
爲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嚴毅雖諸王  
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仁孝高皇  
后問故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邪帝威用  
奪立朝風節蹙然傳聞海宇授左春坊贊善大夫已  
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期於力行得  
意則客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義夾谷孔子



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頗領時或陶情以酒  
或資以釀所器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時懷憤足跡  
不涉城市一日蒞司騶輿訪公途遇一老枕袋側臥  
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別首戴箬笠  
身着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質着者君賜  
也築篋莫周鄉井罔識其丰懷篤信守度孤介秀合  
卒忍勞以歿

春坊贊善王公汝玉傳

王汝玉名璵以字行其先蜀之遂寧人六世祖極仕  
宋爲吏部侍郎僑居吳中遂爲長洲人父立中字彥  
強元末老儒士至知松江府人 國朝致仕有文學  
善書汝玉穎敏強記年十七中浙江鄉試洪武末以  
薦攝郡學授應天府學訓導擢翰林五經博士永樂  
初進檢討再進春坊贊善預修永樂大典 仁廟在  
東宮特深眷注嘗與學士解縉應制撰神龜賦汝玉  
第一名大振然忌者衆竟以他事下獄歿洪熙初追  
贈太子賓客諡文靖遣官祭於其家汝玉爲文兼古

今體製而賦尤瞻麗詩語雋永得唐人風格舉筆數  
千言頃刻立就所著有青城山人集

儒林郎右春坊右贊善武進陳公濟行狀

金寔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父貞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懈嘗以父命游錢塘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貨還比還先生以其貲之半贖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恠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臍指無憚勞動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郡會朝廷修永樂大典大臣有言

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  
學儒生衆數千人繕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  
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  
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  
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答未嘗舐滯疏抉剖析咸  
有源委非口耳涉獵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  
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  
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  
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据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  
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資以啟沃甲辰

夏五月日暴中風不能言卒於寓舍年六十一先生  
重厚修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  
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宦遊京師也以太  
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欷歔飲泣教篤二  
弟底於成立尚書公以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  
卿再轉而位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趾歲時書問  
往來不絕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復繼登清要深懼  
盛滿彌自敬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  
僑寓闕闕一室蓬戶葦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  
不澤卷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葩藻常曰

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  
綱目集覽證誤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贊善梁公潛墓碣銘

楊士奇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官  
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  
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  
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  
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萬異志者內結僂倖飾詐爲  
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國者惴惴  
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  
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  
事覺今旨譴交趾數日念其運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

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

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

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

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

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

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

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此京慟

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

合葬於秦和縣某鄉某原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

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礫無虛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且暮坐講席開論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教授業諸

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徒來歸以累  
千尋有流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用  
之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陸  
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循撩環處稍不  
得所欲卽默怒跳踈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相  
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  
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  
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賜白  
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  
兼右春坊右贊善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克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遠舉用之用之公方明決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上召問其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爲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

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  
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次年及於擢嗚呼用之  
闕矣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  
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  
衰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  
長於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柱而益  
探其微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  
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  
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  
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

義人有過而請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惟好如初焉用之歿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榮楨榆皆知務學果榮皆舉鄉貢

儒林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編修陳先生完

墓誌銘

楊榮

始余游郡庠聞長樂陳先生仲完以文學行誼著於鄉心甚慕之而以未識爲恨暨余入翰林之四載爲永樂初元遂得會於京師覩其儀表聆其論議述其操存踐履於是益敬而愛之而信昔之所聞者爲弗虛也旣而先生用薦擢翰林編修明年陞左春坊左贊善仍兼編修皆同寮由是日得相親鄉郡之好萬然甚歎也不數年余以扈從北上而先生留南京雖睽違旣久嚮慕彌切每復一見情意益密惟先生之

在詞林日侍內廷小心慎密編摩纂輯克專克勤其在春坊論思精切贊輔得宜夙夜在公恪盡乃職以是深蒙 恩眷錫賚益隆時 東宮以皇孫日長睿先生忠厚特命侍講學先生貌恭氣和詞意懇欵啟迪有方多所裨益十五年春三月隨侍來北十八年夏五月復還南是秋大比承命主京闈文衡去取惟公上論悅服比冬復至北蒼先生崇道敦德樂善好義之志愈老而愈篤人無戚疏賢愚貴賤皆稱其爲有德君子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以疾卒於北京之寓舍方疾亟時以其子冷在鄉遺命訓飭之甚至而



殞殮一皆以命其從子中書舍人登與洽而復得塲  
婿文選主事陳良鄉友翰林修撰李駢贊襄之一時  
斯文莫不臨哭弔祭歎太息以爲無復有斯人矣  
明年春洽聞訃而來將奉喪歸葬其鄉大溪山之原  
以登所述行實來謁余銘按狀先生諱完仲完其字  
也以其恬憺簡約自號曰簡齋其先光州固始人五  
代時因避梁難入閩居玉融南陽之新豐至諱泰者  
析居長樂之江田再世有諱龜園者登宋進士第歷  
國子監丞朝散大夫信州府知府又傳十一世諱叔  
友者爲宋興化軍主學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世榮

任福清知縣有善政祖諱宗舉考諱天雄皆隱居弗  
仕而樂善好施輕財重義人多德之母張氏有賢行  
先生自幼務學老友謙恭年十五選充邑庠生從吳  
彥信葉希武二先生受學洪武甲子與從子湜洵皆  
薦於鄉鄉人有一門三舉子之誥是年丁外艱弗及  
會試服闋用薦分教延平郡學復改直隸寧國其爲  
人雍容和緩簡默凝重而表裏一致其爲學務窮理  
實踐而不屑屑章句其教人循循有序不厭不倦而  
多所造就其接人禮意兼盡而無忤於物求詩文者  
輒舉筆成之雖若不经意而詞理俱造人鮮能及有

迂藜若干卷藏於家嘗以事還鄉率宗人建祠堂以  
奉先而尤諄諄訓戒子姓以務學力善無忝祖宗姻  
戚鄉族莫不倚賴焉先生生元至正己亥十月八日  
八日享年六十有四未卒前數日余與學士金公幼  
孜往問之先生從容與語移時若無事者及屬纊之  
際神氣清明未嘗少亂非養之有素其能然乎爲人  
溫厚質實與物競平居寡言至於論事是非可否據  
理揆義無所回撓嘗有詔汰在京諸司冗官 皇大  
子令兩坊長官簡賢者留之庸者汰之時鄒緝爲左  
坊長執筆畏縮不敢下遽起稱疾不出次當仲完長

坊事卽提筆書某當留某當汰衆皆服其明決被汰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皇孫經多所輔益歷官二十年不遷夷然自足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陳仲完不易得

寶錄

贊善徐公善述傳

黃佐

徐善述字好古浙江天台人遂於經學且工爲詩以  
爲授桂陽州學正持身廉慎士子欽之秩滿陞國子  
監助教立簿籍以稽課業因鑒別其人之高下有犯  
小過而素行不疚者輒進言得免於罰以是諸生多  
競勸同官侯復性剛急善述婉曲諭之復自是忿戾  
消沮每遇善述曰我見公心軀懽如飲醇然何也自  
非賦性冲和何以至此因曰爲今之叔度云 仁宗  
爲皇太子時簡入宮寮爲左春坊左司直郎每作詩  
便善述指摘數過乃已多自書廢製以賜之善述亦

盡心不懈於文事多所啟沃 仁宗每見聽納陞右  
贊善以疾卒於官爲人淳厚質實學識端正耿介恬  
靜不爲阿附 仁宗卽位追念輔導之長贈太子少  
保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歲以春秋祭之

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善述墓誌銘

楊士奇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詹事春坊司經其  
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  
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  
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鏞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簡靜皆爲縉紳君子所重後  
十年景範年八十致事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  
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縉紳  
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  
學尤遂尚書其講說及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  
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充貢  
入太學六館士皆推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  
好古歲餘詔選太學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  
陽州學正賜勅符後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  
陞國子博士經其教者率有成嘗預纂修翰林者累

年考鄉試者一考會試者二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  
用所學進對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  
之日 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褒惜之意好古平居  
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已徇外性澹泊寡交處  
家貧於於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  
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趙  
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  
扼關嶺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旣入  
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一媪負所乳兒脫走得  
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士奇初被徵



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祭相與者二十  
年 仁廟在東官時天台徐好古爲贊善清介端重  
仁廟以師禮待之詩文皆令改定嘗因其有疾致  
書稱之爲贊善先生備述其能直言裨益欲望輔導  
之意辭極謙抑冬至 賜酒又特賦詩致意徐卒痛  
悼不已自爲文以祭及卽位又爲之 勅守臣特祭  
於其家是固好古之遇然亦可見 仁廟崇儒重道  
之盛德云好古名善述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明故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贈奉議大

夫光祿寺少卿謚文恭念菴羅公洪先墓誌

銘

徐階

自陽明先生倡致良知之說學者始知舍聞見而求知於心然其傳之訛也語心體而遺工夫則日入於高虛而無益其又訛也槩舉夫不待學習者以爲良知而不復究愛親敬長之本指則以欲爲理以任情爲率性以戒慎恐懼爲戾於自然而去道日益以遠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念菴羅公有憂之數正色言曰近時傳良知之學語知矣而不必良語良

知矣而不必能致往往聞用功語輒生訛訝其弊將多於晚宋支離之失又曰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爲證然以三者皆其一端之發見而未卽復乎全體故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孟子之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公家居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者而申告之曰能靜寂然後見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然後能上靜而歸寂又曰儒者之

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夫性無欲然後用之經世  
知精而力鉅階昔未冠卽幸受業雙江聶公之門及  
舉進士與南野歐陽公爲同年益得相切磋於同學  
二公先生高第弟子也又後六年始獲識公公於時  
所交游盡一世名士而與予言獨相入未幾公請告  
予亦以論孔子祀典謫不相見者十年已乃同召爲  
宮僚明年夏予遭先夫人憂歸其冬公及荆川唐公  
浚谷趙公論 東宮朝儀罷爲民自是不復見以卒  
每憶與公對榻劇談宛然前日事未嘗不泫然而泣  
也公爲學尤務力行居父母喪終三年不入室先世

所遺田宅盡以讓二弟其季卒哭之累月寢食爲失  
常與人處言語恂恂乃其中毅然不可動以利所居  
沒於水遂撫中丞馬公毅公前後所却坊值謀改築  
焉竟不受少師分宜公既推轂荆川起家爲兵部主  
事遂以書致意於公公對以願畢志林壑荆川邀公  
會齊雲巖將強與借出公辭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  
乙某所欲爲而未能者得兄爲之卽比自效可也罷  
贊善歸足未嘗入城市繼關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  
其間益與世削跡然聞民所疾苦輒感額思去之邑  
故多虛糧言於有司盡丈邑中田計畝而稅弊頓絕

建同江水次倉去邑之虛丁二萬民以不困於賦役  
歲饑移書郡縣得粟數千石率士友躬賑給之闕廢  
寇流入吉安握兵者不能制公爲講策守嚴而戮力  
寇遁去嘗遊衡嶽僧楚石欲授公外丹公謝曰吾道  
自足寧須此友人以僊學招者作長書拒之故公  
之初士大夫或疑其學近禪久乃知公直能主靜歸  
寂本無欲以措之經世卓然得致知之真傳也公當  
世宗皇帝朝旣屢爲時宰所擯沮 今皇帝登極  
公論明矣乃公則已先卒僅贈奉議大夫光祿寺少  
卿謚文恭而不及見諸用豈非斯世斯文之厄歟公

諱洪先字達夫念菴其號厥初豫章人三徙而居官  
水曾祖良廣海衛經歷祖玉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兵  
部員外郎考循舉進士仕至山東按察副使嘗抗進  
理侃侃著風節娶李氏以弘治甲子十月十四日生  
公公年十五卽下視舉子業得傳習錄手抄而讀之  
晝夜不置嘉靖己丑舉進士第一

世宗批其文口學正有見言謹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者授翰林院修撰壬辰以病痊起充經筵展其官已  
亥 召拜晉善充經筵講官凡三立朝皆不踰歲而  
歸甲子八月十五日卒於松原之新第年六十一

會氏生子世光吉水邑庠生能世其學孫履靜良靜  
公卒之明年三月劄室劉氏生子曰奕光某年某月  
某日世光葬公赤石潭山之原介其姻文選曾君同  
事暨公門人曾乾亨王暹劉教以公門人提學憲剛  
胡君狀來徵銘予與公友三十年既不能及公之存  
焉起之則今誌其美傳諸無窮固予所不得辭也公  
有文集若干卷吉水令王子蘇子已鉸梓邑齋而公  
嘗手書一冊與今提學侍御麻城周君大要以言說  
為不濟事以落思想落存守為不能隨用具足而以  
不存而存為學之至公絕筆也予且告周君刻而存



之銘曰 昔在洙泗以聖爲師於道之傳習或失之  
別世之下學以口耳違道日遠理固宜爾翁公奮起  
獨悟道真弄矯以言實率以身儆佛詞章一時盡誦  
斯道復明厥惟公力公身雖隱公言則彰我銘揚之  
彌久弗亡

念菴羅先生傳

王時槐

念菴羅先生洪先字建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  
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  
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  
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

然其舉一舉公之為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處  
臺心即嚮往遂早視舉子業常斂目端坐同舍生誦  
之曰是羅道學先生那比傳習錄出先生奔假手抄  
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於鄉時同里谷平李公  
家食先生師事之嘉靖八年 廷試 世宗親閱所

對策 御批云學正有見言讓而意必忠宜擢之首  
者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  
而丁外艱哀慟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  
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頰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

乃及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盡  
虛日 召改左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官朝儀忤

旨罷爲民家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  
裁以義不徇時局人不敢于以私親賢問道於諫求  
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  
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  
故爲虎穴荆莽蒼藓開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  
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  
者日衆贛江水漲先生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樵院馬  
公森以先生家故窶而嘗卻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糶

幣徵縣取助先生構室先生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  
事起官約先生借出先生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  
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比自效可也奚必我出  
時相亦貽書致意先生答書願畢志林壑年踰五十  
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  
事能前知人或訝之答曰是偶然不足道比荆川訃  
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先生念詭麗重爲民病戒  
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先生任之於  
是宿弊頓革貧者歆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赴省  
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今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默而卒  
年六十有一先生之學始致力於踐履中歸攝於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敬所公宗沐訪石蓮  
洞中問靜先生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  
者君不得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  
非至靜爲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  
之位也又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  
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  
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  
言乎其功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

言而未有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故倡說以眩  
人也壬戌王龍溪公歲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於  
松原周近且行持何似先生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  
即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答曰卽  
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  
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  
不人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  
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世間豈有現成良  
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  
現成者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

何成就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  
得消磨益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麵未易脫  
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  
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先生  
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  
年譜成請序先生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  
之聽言爲下蓋有恃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  
者多矣甲子柳節推周公弘祖問學先生手書冊曰  
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  
洞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來此中必有一竅

生生復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  
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先生於陽明王公之  
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先生躬行之實既慕服於是  
因先生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為當尊信王公之學  
得先生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始先生歸  
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  
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  
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  
何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絕意  
仕進然餓渴由已撻市引奉之粟未嘗一日少忘天



下士想望其出以卜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貞一汪先生取行狀

程汝器

先生諱叔字仲曾號貞一道人晚年尼喘疾自稱貞  
一病叟汪氏世居徽之婺源號巨族先生曾祖諱瑛  
祖諱審考諱闈俱寬厚禮讓不希仕進先生賦性聰  
敏穎悟過人幼知務學年十二能賦詩十五能屬文  
夏不就涼冬不附火其族叔祖古逸翁喜其性質超  
邁務學之勤收教之日誦經傳千餘言凡有疑難必  
籍記逐一問辨其志愈篤同舍咸推讓焉未幾翁捐  
軀是爲至元戊寅夏四月先生執弟子服衰哭之慟

禮葬於里之高路先生既冠遊於江淮兩浙一時知名之士莫不器重至正壬午秋嘗應浙江鄉試不合有司歸家取友於鄉里如倪仲弘鄭子美朱允升趙子常呂安貞諸先達相與討論既而與族人茂昭子文卽里之碧雲庵玉蓮僧舍窮日夜潛心於諸經子史靡不研窮攷訂融會貫通性命道德之原古今事物之變至於山川嶽瀆草木昆虫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者莫不極其所以然之故然後反諸身而自得之體認操存充養其端以實踐焉會元季干戈聿興四海鼎沸鄉里橫潰殺人如刈草菅先生惻然不忍

乃設策與其弟同集義旅以靖鄉邦協 天兵以復  
鄉邑凶愚者鋤之柔善者扶之諸大家來依者亦督  
諭勸化相爲保全之計事寧退歸田里不希進用惟  
以悅親爲心至正丁酉居內艱己亥居外艱哀毀踊  
頓幾絕葬祭以禮廬於墓側扁其樓曰春暉庚子秋  
弟同提兵爭鄱易不克棄妻孥軍馬原庫亡之西瀾  
用兵姑蘇 朝廷疑之檄取先生及夫人程氏并次  
子淵存寓江寧爲質已而知同遇張士誠之害方釋  
授先生安慶稅令夫人俱往壬寅夏先生以奏請事  
宜還京師而安慶城陷於陳寇夫人與隣婦襁褓赤

子淮竄入山谷勢急棄赤子於草野以身免難家僅  
余奴亦從竄避見遺赤子抱以尋夫人不獲求乳於  
材婦逾旬而後子母以完城復平定先生自京師復  
任未逾月 朝廷選儒官委參軍詹同領入川蜀隨  
軍參贊先生以肺疾辭得歸田里洪武初駙馬和陽  
王公克恭由新安移鎮會稽從調入蜀先生長子澤  
先從事王公墓下公素知先生學行迺專使禮延先  
生至三山關館於中山之陽載越歲以疾辭歸洪武  
甲寅乙卯之歲屢奉 朝命郡邑交劄勘問先生疾  
愈與否郡府命醫視曰肺疾難療由是復命得遂田

園雖臥病中猶激厲鄉里子弟之好學者如邑之李文徵休陽范平仲吳韞中程子靜皆得造就受任於朝凡遠近祖宗墳墓有傾圮者務堅完之荒蕪者芟除荆棘立石碣以表之有自誅者濠梁人也壬寅之歲來宰婺源廉公有威強暴者畏而疾之甲辰冬鄰境寇作犯州城陷白公遇害厥暴於河事平先生備衣衾棺槨買地於環村營塚塋葬之鄉里兵變後有喪不能葬者亦皆爲葬焉其奉宗祠祭享一如古制割田四十畝立定規俾子孫永守立祠額曰著存喪亂之餘鄰境銀鋒泊水浮梁有流移顛沛來依者

悉皆捐粟與之食假室廬於村落俾居之時平皆令復業洪武甲子孟秋朝廷復下徵賢之詔有司敦迫上道至則司禮官引見上舉書之西伯戡黎篇命釋之先生詳析發明深愜聖意時受顧問俾翊贊儲皇授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上亦日召侍講周旋於兩宮之間與朱善劉三吾二學士趨朝則同班賜坐則聯席入稱三老開陳善道從容獻納天顏每爲霽威上嘗憫先生年老氣喘勅賜朝房俾便於趨朝萬幾之暇命續製薰風南來詩諸作皆稱旨諸近侍臣僚亦皆推遜遇春夏萬物發生之

際人有罪至死者先生輒涕泣俯伏進諫請決以時  
無傷天地生物之仁 上允所奏常解先生爲善人  
明年頒 詔寵諭再踰年丙寅仲春先生喘疾大作  
力疾奏請歸家療病期秋載至可其請三月朔 上  
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先生既至賜坐語次顧曰  
若知所以召見意乎先生起對曰未知日日非不嘗  
以老病故請覽還發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  
辭別之旨已乃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歸有期仲魯  
喘嗽爲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病者徃徃壽考矧若龐  
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  
素善於人之善者固好之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爲未  
能全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  
者近侍之歸郡若邑官勢須來見當戒閉門以絕否  
則筆之於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于  
告還鄉理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恒制矣其敢  
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先生叩首謝曰  
聖上愛人以德適茲 聖訓是欲臣全其晚節者  
敢不欽佩以矢毋負上心明日辭 朝都門送車百  
兩觀者填道莫不嗟咨詠歎以爲千載一遇也先生

之道和而純其用莊而毅內之孝外之仁默而智言  
而信窮而不憂樂而不淫爲學推孔孟之道必求諸  
其中所爲文章深而博厚淡而古雅賦頌詩歌其要  
咸歸於正積有十帙名曰清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終  
於正寢年七十有九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尹君襄棊志銘

董祀

嗟乎舜弼吉之永新人蓋國朝翰林文學之臣吉最盛其在永新則呆齋劉文安其一也舜弼少有名比人翰林人咸期之曰是且繼文安者乃不意其止此也舜弼姓尹氏諱襄舜弼字也尹於永新最故而衍父諱某博覽能詩號松陰以舜弼貴贈翰林編修母某氏贈孺人舜弼生有異質日記數千言年十九爲縣學生二泉邵公督學江右獨器重焉二十舉鄉試第一時松陰公已沒念母孺人老久不赴禮部試正

德辛未予得所試卷將寘魁列有抑之者數爭弗能  
得爲梓其文以傳尋被選爲翰林庶吉士閣試屢先  
羣輩踰年以母憂歸丙子服闋特授編修明年丁丑  
同考禮部 今上登極奉 命祭告南嶽及古帝陵  
之在湖湘者比還與修 武宗毅皇帝實錄予爲副  
總裁日與同事乙酉秩滿遷侍講尋以實錄成進司  
經局洗馬經筵直講丙戌予主試事猝病復爲同考  
居無何疾作醫誤利之加憤闕予往視已不能言矣  
猶舉手如揖狀翌日遂卒 上念講臣 特命有司  
諭祭前此五品非學士不予祭蓋其異數也猝病性

醇厚端靜言笑不苟其爲學沉思力誦多自得者隨  
所讀書有見輒筆之簡端又病近世異程朱爲說者  
嘗著論辯析曲中其隱兩爲同考校閱恒達旦不懈  
得名士爲多在史局紀述詳確有體每直講意寓規  
諷一日講說命罷有旨詰問講章誰爲者人爲危之  
應曰吾職也孝友尤篤幼時松陰公所口授語佩服  
終其身奔母喪冒風濤必發舟幾覆事伯兄成都君  
甚謹小事必咨而後行女兒貧歲分粟遺之以爲常  
有里師嘗從授句讀者旣沒撫視其二子不衰與人  
無宿怨也家有甚害者不與校旣而以事謁復厚遇

之其人卒愧服家居與官府不相聞親故請求殆絕  
居常不問有無疾革假貸為棺斂費為詩文典實不  
事斷削有與峯稿若干卷年止四十有三

奉直大夫司經局洗馬楊公傑墓誌銘

陸深

公諱傑廷俊其字也別號立齋世爲平定州人曾祖叔成祖玘舉於鄉授鳳陽府通判再遷鎮江府同知父灝修隱操以公貴累贈司經局洗馬初鎮江府君之歸也囊無餘貲時時教授鄉里至教公聰悟異常奇焉比成童爲邑諸生每試必先成化戊子鄉試中式明年會試下第入國學尋歸郡西有冠山佛廬靜深公讀書其中以餘暇爲詩歌追古作者後進士多從之遊蔬食菜羹淡如也時畿郡之守素不知公

意欲公往而後修好公終不往素知公者或從他郡  
招公公亦不往其自守如此壬辰再試再不利再入  
國學時太宰耿先生好問爲司業知公數與議論天  
下士多與之游戊戌禮部試 廷試俱高等爲庶吉  
士時學益進造詣益深庚子授翰林編修聲望日重  
癸卯滿三載賜 勅進階文林郎 贈考封母如  
制甲辰會試爲同考官稱得士戊申 孝宗敬皇帝  
寵飛充 經筵官有文綺白金之賜己酉滿九載陞  
侍講尋充講官啟沃得體辛亥同修 憲宗實錄成  
有銀幣襲衣之賜遂陞司經局洗馬壬子爲應天府



者試官是科最稱得士甲寅滿三載賜 誥進階奉  
直大夫加贈考加封母復如 制配黃儒人進封宜  
人尋充日講官復以大臣薦充 東宮講官一與  
修 大明會典未終事而疾作竟不起享年五十有  
六事聞賜 祭一壇蓋特恩云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九終